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文考畧卷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倪景寬

金石文考略卷四

嘉興李光暎撰

瘞鶴銘

瘞鶴銘玫汪退谷太史一編最為詳核今依其本錄之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為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為寥廓耶奚奪字闕一遽

也廼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竹（此字不全）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彼胎禽浮邱（闕二字）余欲無言爾（闕五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闕一字當作華）表留（闕二字當為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闕五字）厂（此字不全又闕五字）惟寧後蕩洪波前固重扃右害并尸シン（又闕八字）華亭爰集真侶瘞爾（闕二字或文但止於此未可知也）丹陽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邱字非銘文奉今上欽定字後同）

右邱賫政攷次瘞鶴銘文附東觀餘論卷後按今現

存石云相此胎禽則此云相彼胎禽者誤石云後蕩

洪流此云洪波者誤

瘞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闕一本有書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為亭甲午歲化

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為寥廓邪奚奪闕一字遽也

廼裹以玄黃之幣藏乎兹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竹

此字不完故立石旌其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邱闕二字余欲無言闕三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闕一

字當為華褭留闕二字當為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寘爾將何之解化闕五字厂此字不完又闕一字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此六字不完又闕八字華亭爰集真侶瘞爾闕兩字或但止于此未可知也丹楊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張子厚記瘞鶴銘文載廣川書跋

按今現存石云旌事篆銘此云旌其事者誤也

按此本惟寧上云一字不完又闕一字邰本云闕五字今現存石惟寧上有厥土二字原祇闕一字邰本

或傳寫之誤

按銘文華亭上郤本云不全五字又闕八字此本云不完六字又闕八字今現存石上有爽塏勢掩四字此古人所未見惟張力臣所得字有之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余仙鶴之遽也廼裹以玄黃之幣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迹華表留名真唯彷彿
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宰爾歲辰鳴語解化浮邱去革
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後蕩洪流前固重扃我欲無言
爾也何明爰集真侶瘞爾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寧
丹楊僊尉江陰真宰立石
右金山經庋唐人書瘞鶴銘文刁景純所得亦見廣
川書跋
按此本唐人於經後所書刁學士就金山經庋中得

之以挍郃張二本其字錯亂失序爲多其左取曹國
則張力臣圖内取之以補原文其西竹法里四字則
鉉取之以補厥土之上山陰二字取之以補奭塏之
上者也景純名約

瘞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
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迺裹以玄黃
之幣藏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故我立石旌事篆銘不

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邱著經廼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

爾其藏靈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唯彷彿事亦徵宜

爾將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荆門

㕓下華亭爰集真侶㕓爾作銘　丹陽外仙尉　江

陰真宰

右輟耕録㕓鶴銘文

按此序文與諸本大略相同惟藏下少一字銘文較

俗本不同二句俗本云出於上真此云我傳爾銘俗本云紀爾歲辰此云爾其藏靈末下華亭作歷下爰集謠奚集惟留聲作留形我惟作義惟與邵張二本不異至我傳爾銘瘞爾作銘韻既重複義亦相類更不然也

瘞鶴銘并序　華陽真逸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廼裹以玄黄

之幣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邱著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玄門去鼓華亥留聲我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其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荆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座爾作銘　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夅山徵士　丹楊外仙尉　江陰真宰立石

右近代流傳瘞鶴銘碑刻文

此世所流傳之本海昌陳氏刻之玉煙堂法帖中者
也以較鎮江府府治後石刻臨本皆同惟少夆山以
下至立石十五字耳又按丹徒縣志載宋咸淳間所
存者其文亦同玉煙堂本惟題名夆山徵士仍作徵
君與今現存石字不異耳
按此文較之古本前後改竄文義不同字體譌舛張
力臣辨之最詳其上皇山樵下有逸少二字此緣潤
州圖經以為王右軍書故遂增入其傳已久當不始

於玉煙堂也大槩前人不曽按原石地位故所補字多少不同如序内仙家下添一有字直接立石字則少六七字浮邱著經下則又多添出八字皆與原石地位不符字之錯訛又其餘矣

右銘文共五本其字句各異今並列於前以備參攷其部張二本雖缺字數尚與原石地位不亂銘文共二十句後二本只十八句也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

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

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

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

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顔魯公不知

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為況

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集

古錄集本

右在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

而傳之往往衹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止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顔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銘其所作也集古錄真蹟

按此碑原文首尾不足二百字文忠以為所得六百餘字盖傳寫之誤當時所得衹六十餘字故東觀餘論以為印書者誤以十為百也

文忠以華陽真逸為顧況道號真跡云銘其所作今按廣川書跋云余於崖石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巳刻銘後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此為定論即歐陽集本亦自改真蹟云不敢遽以為況也

屺瞻云皮襲美顧道士亡弟子乞銘詩云大椿枯後新為記仙鶴亡來始有銘正用瘞鶴銘事若近出逋翁肯以對莊子乎

右軍嘗戲為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瘞鶴銘勢若飛

動豈其遺法耶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貞碑得瘞鶴法詳觀其用筆意審如公說 黄山谷題

余嘗戲為人評書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曰子何捨子之凍蠅而謂人凍蠅子無以應之固知書雖棊鞠等技非得不傳之妙未易工也 山谷題樂毅論後

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

可名貌以此觀之遺教經良非右軍筆畫也若瘞鶴銘斷爲右軍書端使人不疑如歐薛顏柳數公書最爲端勁然繞得瘞鶴銘髣髴爾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　山谷書遺教經後

觀山谷三跋所以推崇瘞鶴銘者至矣直以爲右軍書不疑也

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刻且爲水汭故字無鋒穎若掘筆書昧者從而斅之深可一笑　東

按鶴銘定為陶弘景書此發於黄秘書也而苕谿漁隱叢話云東觀餘論黄伯思所作其戕陶華陽書云隱居書故自出流俗其在華陽得許楊顔三真跡顔最多而學之故蕭遠雅淡若其為人伯思此跋稱贊弘景若此故以瘞鶴銘為類之第余初曽見弘景書未敢遽以為然按此則沈存中固疑非弘景書矣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缺石攷次其文

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粗可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爾而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唯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矣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為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家本為多此銘相傳為王右軍書故蘇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换鵝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為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况云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

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真逸者豈其別號歟又其著真誥但云已夘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楊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類似瘞鶴銘但筆勢差弱當

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而閒居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攷之此銘决非右軍也審矣東觀餘論跋郃資政攷次

按西清詩話云陶隱居外傳隱居號華陽真人晚號

華陽真逸則真逸者固隱居之别號矣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攷銘引雷門鼓事按臨海記昔有鶴晨飛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洛陽孫恩斫鼓鶴乃飛去恩起兵攻會稽殺逸少之子凝之葢在安帝隆安三年斫鼓必此時豈復有羲之誰肯遽取以為引證哉然則非晉人文不辨可知矣漁隱攷訂華陽真逸為陶隱居或庶幾焉

余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

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詩刻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即瓚書也下有云上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盖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東觀餘論與劉無言論書

按劉無言疑為王瓚書而黃長睿駁之是已然此銘斷為六朝人書即逸少與右軍同號亦決非唐人此又誤也

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今傳一作新傳一作今存瘞鶴銘蕭灑集仙來作記風流太守為開亭兩篇玉蕊塵初滌四體銀鉤蘚尚青我久臨池無所得顧觀遺法快沉冥

蘇子美寶墨亭詩

集本原題云丹陽子高得逸少瘞鶴銘於焦山之下及梁唐諸賢四石刻共作一亭以寶墨名之集賢伯鎮為之作記遠來求詩因作長句以寄按此則直以為右軍書矣別本今傳謫空傳集仙作記謫謫仙作

郡辭尚青謫跡尚新

師示以瘞鶴銘辨今因以所得陀羅尼經右軍書遺之郡志有墨寶二即此帖之在郡治者與華陽真逸書也隱而顯離而合於是古潤二寶俱萃於焦山之下矣趙渭題僧如玉瘞鶴銘辨後

按此亦以銘為右軍書也

鎮江府志云銘之所餘斷石今在山之西南觀音菴下濱江崩崖亂石間春夏水漲石沒秋冬水落始可

摹搨崖上者乃翻本也

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及寶墨亭者葢盡於此凡文字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葢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予與汾陽郭逢原公域范陽范禕子厚索其遺逸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裹留惟寧十字完餘二字譌缺）石甚廹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楊外仙

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爲似是真侶之號今取其可攷者次序之如此其間缺文雖多如華亭㝠廓之類亦可以意讀也二月一日南陽張壆子厚記張子厚跋銘文列前

瘞鶴銘在潤州焦山下初刻於崖石久而崩摧覆壓掩沒故不復得其全文余嘗怪唐人尚書學而此銘字特竒偉宜世賞愛而卒不見傳於人自張懷瓘張愛賓徐浩論書備有古今字法亦不見録攷其歲月

雖不可得然此山之摧裂圮垝莫知何時而是書壓覆其下知其刻已久但隱没石閒自昔或未知之然其刻畫亦幸至今尚完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為非又疑顧況自號華陽真逸謂此書類顔太師沈存中直謂顧況所書況不知所書如何而碑書篆者上皇山樵也則謂況書將於是乎取不可得也往時郘興宗攷次其文缺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其後張壆自力求之摹兩山閒其

缺字三十有五不完者七而又别得十二字與興宗不同昔刁景純就金山經庋中得唐人於經後書瘞鶴文以校興宗子厚其字錯雜失序多矣宜直示之惟將進寧則不可究今並列序之來者可以攷矣文忠集古録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為行凡十行為字廿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集古録豈又并詩繫之耶

廣川書跋張子厚銘後

黄伯思學士以瘞鶴銘示余世謂晉右軍將軍王逸少書歐陽公疑華陽居士唐顧况道號然逸少逋翁其書可見不與此類嘗攷次其年羲之生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當五十九年而成帝咸和九年太歲在甲午逸少當三十二歲逮四十八年辛亥始去會稽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為稱顧况卒於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為壬辰九年為甲午良不及也上推

壬辰歲爲天寶十一載况當兒稱其號華陽子盖自
貞元以後皆不合於此昔陶弘景嘗以其居華陽觀
故自號華陽隱居貞白平時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
子紀其歲今曰壬辰歲得之山陰甲午歲喪於朱方
壬辰歲當天監十一年甲午則其十三年也隱居以
天監七年遊海岳往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
二年弟子周子良仙去貞白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
此其可知也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

甚異則不得為陶隱居所書然華陽真逸特其撰銘若其書者上皇山樵也四人各以其號自别固不得識其姓名疑皆隱君子也然其書在江巖石壁摹搨最難又石摧壓其上人不得至風雨霜雪不及故字畫至今尚完或疑梁世書傳逮六百年不應如新刻於石余求銘後王瓚書葢自貞觀至今亦無譌缺貞觀去梁未久可攷而知也 廣川書跋黄學士銘後

按東觀餘論直以為陶弘景書而廣川則以撰人為

弘景而書者乃上皇山樵固非出於一人也

右瘞鶴銘題華陽真逸撰莫詳其爲何代人歐陽公集古録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余遍撿唐史及况文集皆無此號惟况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公何所據也金石録

焦山瘞鶴銘不著姓氏但稱華陽真逸世因謂羲之書雖前輩名賢皆無異論獨章子厚丞相不以爲然緣石刻在崖下水中非窮冬水落不能至其處其側

復有兵司參軍王瓚題名小字數十與瘞鶴銘字畫一同雖無歲月可攷官稱乃唐人則章丞相可謂明鑒矣　蔡佑雜記

按廣川跋瓚爲貞觀中人此云兵司參軍則又得其官職矣

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衆芳且未歇近臘仍袷衣載酒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

滄溟壯觀多心目豁暫時況得窮日夕乘槎何所之

墨莊漫錄載王瓚詩

披大石山人瘞鶴銘攷載王瓚詩祇四句云宋尤文

簡公云瘞鶴銘側一小碣云徒步不知遠夕陽猶未

回好花隨意發流水逐人來無名氏與刻石之歲月

碣傍復一小石刻詩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苦遲三

山在何處欲到引風歸題云丹楊掾王瓚作京口志作江外

水不凍冲

際無因依

宋曾敀潤州類集以瘞鶴銘蔡邕焦光賛江淹焦山集王瓉詩為山中四絶

余淳熙己酉歲為丹楊郡文學暇日遊焦山訪此石刻初於佛榻前見斷石乃其篇首二十餘字有僧云往年於崖間震而墜者余不信然遂拏舟再歷覶崖間尚餘兹山之下二十餘字波間片石傾倒舟人云此斷碑水落時亦可摹搨今因請於州將龍圖閣直學士張子顔發卒挽出之則甲午歲以下二十餘字

偶一卒曰此石下枕一小石亦覺隱指如是刻畫遂

併出之其文與佛㨾所見者同持以較之第闕二字

而筆力頗異乃知前所見者爲僧所紿耳因摹數本

以遺故舊近覩陶隱居諸刻反覆詳辨乃知此銘真

陶所書前輩所稱者衆矣惟長睿之說得之馬子嚴題

按宋淳熈中是石已嘗發卒挽出但不知置之何地

又不知何時復沒於江也

瘞鶴銘在今鎮江府大江中焦山後巖下冬月水落

布席仰卧乃可摹印紹興中訪舊本有使者過命工鑿取之石頑重不可取秖得十許字又以重不能攜但攜一兩字去棄其餘今通判東廳者是也雲麓漫抄

此條岯瞻所採云此碑殘缺之所由始也余以為此碑一毁於雷再毁於人其攜去者已莫可踪跡而所謂通判東廳本又不知何往矣豈不惜哉

右瘞鶴銘刻在鎮江焦山下頑石上潮落方可模相傳為晉王右軍書惟宋黄長睿東觀餘論云為陶隱

居書良是决非王右軍書又疑華陽是顧況道號又疑王瓚書皆非睿字長孺號雲林子邵武人又董逌書跋第六卷載南陽張㙮子厚所記取其可攷者次第之又董君自書其後云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刻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君字彦遠號廣川東平人又國朝鄭杓衍極第二卷論瘞鶴銘而劉有定釋云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真逸顧況號也蔡君謨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

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爲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爲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華陽真逸爲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傅爾銘作出於上真爾其

蔵靈作紀爾歲辰張堊本作丹楊外仙邵元本作丹楊仙尉又有作丹楊外仙尉者且中間詞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拏舟過揚子手自摹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輟耕錄

按鄭杓字子經羅源人泰定中辟南安儒學教諭著衍極五篇衍極記載三篇其書自倉頡迄蒙古凡古人籀篆以極書法之變皆在所論曹士冕字端可號陶齋南宋人有法帖譜系劉有定莆田人

按張力臣瘞鶴銘辨云再察陶南邨輟耕録本亦有不同諸句末又云尚佚箏舟過揚子手自模印以稽其得失可見南村亦是懸揣之詞在元時已無定準無怪近日之紛紛也

瘞鶴銘余往歲遊焦山後崖水落時得之僅數字耳而此帖乃一百許字盖取舊本刻之壯觀亭者刻手精頗不失初意可玩也其書炳烺今古第不知為何人造潤州圖經謂為王右軍至蘇子瞻黄魯直確以

非右軍不能也歐陽永叔疑爲顧況尼無據黄長睿謂爲陶隱居人謂即丹楊尉王瓚瓚腕力弱不辨此隱居雖近似要之亦懸斷也余不識書竊以爲此銘古拙奇峭雄偉飛逸固書家之雄而結體間涉疎慢若手不隨者恐右軍不得爾至於鋒禿纇露非盡其本質亦以石頑水泐之故而魯直極推之又極愛之得無作捧心鄰女耶

焦山瘞鶴銘或以爲陶隱居或以爲顧況或謂即王

瓚筆獨蘇長公黄太史以爲非右軍不能而苕溪漁
隱辨其誤似更有據余藏舊搨銘書僅缺二十餘字
盖郡守模之壯觀亭者雖結法加密而天真微刓葉
伯寅嘗從其舅氏周六觀遊焦山於水中摸刻石摩
浮久之不及搨時時悵恨昨年秋得袁尚之本僅十
六字加裝潢屬余題其後六觀博雅君子清言爲一
時冠不幸早夭伯寅念之尤切毋亦寄渭陽之思於
朱方之化耶　二條弇州山人槀

撿東坡集無稱瘞鶴銘者此云子瞻曾直碓以非右軍不能豈誤以子美爲子瞻耶

右梁陶弘景正書瘞鶴銘刻京口焦山西南之麓下臨江水余弘治甲子嘗游焦山問僧銘之所在則云已崩裂墮江雖水落亦不復見余信之載其語遊山記中正德丁丑冬再至京口錢逸人德孚爲余言嘗識其處余既驚喜且自笑昔爲僧所誑遂與德孚及鄉貢士俞貞明渡江登山踏雪尋之果得於石壁之

下可讀者僅二十字因搨以歸未至銘數十步崖上有宋嘉熙二年陸放翁題字云踏雪觀瘞鶴銘乃知昔人好奇已先於余銘殘闕而録其全文好奇之士庶幾同一快也 金薤琳琅

踏雪觀瘞鶴銘可謂佳話獨不得見放翁題字為悵快耳

宋嘉熙二年十二月陸務觀與何德器張仲玉韓无咎遊焦山踏雪觀瘞鶴銘置酒上方烽火未熄望風

檣戰艦在煙靄間慨然盡醉薄晚泛舟自甘露寺以

歸

瘞鶴銘余親至焦山摹之止有此耳殘璋斷玦當以

真為貴豈在多耶淳熙之元九月一日蜀州重裝二

條陸放翁

瘞鶴銘見稱於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其僻在荒寂

山僧憚於摹搨紿云崩裂墮江人間既少其本雖京口

士大夫往來山中亦以僧言為信吾師南濠先生家

藏碑刻甲於東南嘗錄其文悉加題品爲金薤琳琅凡數十卷獨以未得此銘爲恨邇者放舟京口冒雪渡江果得於山石之下親搨以歸由是此銘復傳人間而僧亦不能隱矣昔姜白石有蘭亭攷俞壽老有蘭亭續攷元慶敢竊其義取古今論辨緝爲一編名之曰瘞鶴銘攷天下後世豈無同余之好者乎正德戊寅正月十日姑蘇顧元慶謹書

大石山人銘攷

周吉父金陵瑣事云大石山人作瘞鶴銘攷尚少一

証李石續博物志云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板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跡大石山人何不引此

瘞鶴銘華陽真逸撰正書今在丹徒縣焦山下刻於崖石輟耕錄云須潮落方可模故罕傳其全文者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爲非又疑顧況號華陽真逸而此書類顔太師沈存中則真以爲況黄長睿東觀餘論謂陶弘景嘗居華陽故自號華陽隱居弘景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此銘曰壬辰

曰甲午壬辰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三年也弘景以天監七年遊海嶽往會稽及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去弘景為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可知也董逌書跋載南陽張㙻所記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字而所亡失者幾五十計其完書盖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馬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遺逸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廹

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楊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似是真侶之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非顧况可知矣今攷此銘字體與舊館壇碑正同其爲隱居書無疑余友淮陰張弨以丁未十月探幽山下復得七字云惟寧之上有厥土二字華亭之上有爽塏勢掩四字其右題名徵下有君字皆昔人之所未見也

金石文字記

按厥土二字夾壇勢掩四字發自張力臣而徵君君字則丹徒縣志所載宋咸淳中存本已有之矣厥土等六字因在仆石之下難於搨取故昔人皆未之見今閱滄洲搨本真若新發於硎厥字兩點下用一反筆尤顯然洵寶物也

瘞鶴銘刻於焦山西足當江流之衝怒濤走齧其下想昔日轟裂之時正值雷雨之夕俗因傳為雷轟石其石常沒於江惟冬日水落始得見丁未十月望後

三日過此先觀重刻二石次至壯觀亭址右俯瞰碎
石叢雜攝衣下尋見一石仰卧於前一石仆於後字
在石下去泥沙咫尺卧地仰觀始見字迹又一石側
立剥甚各存字多寡不一命僕各搨一紙時落日風
寒不能久立遂乘片帆回所寓之銀山蘭若挑鐙審
視未得其詳次日復往搨之仆石之下仰搨爲難僕
之兩手又不能兼理搨具余乃取其傍落葉藉地親
仰卧以助之墨水反落汚面不顧也及拏舟而返余

之周旋於石隙者已三日矣手足不寧衣履皆穿始得四紙湊其裂痕詳其文字皆歷歷可覩所少者無幾爾此刻因手書於石故自左而右其字之大小疏密亦不一謹按原石存字上有並列六行下有並列三行是當時本文之定位也雖其間殘缺一段難於追尋要可計數其方又察重刻二種云是本之海昌陳氏玉煙堂帖内者竊意重摹本山之書未有不先求本山舊跡而反依轉摹之本以意為增損者也豈因水涸之時未能訪

求或轉相委託承譌襲舛不肯如余之身任其勞與此所以不得不辨也因節録東觀餘論廣川書跋中切要語知非王逸少書并非顧陶所書凡余之欲言者古人已先言之殊勝余之喋喋也

張力臣銘辨

按力臣所見之石一仰一仆一側立於旁令抄録之下如親置身江干周旋石畔共事椎搨時當盛暑揮汗灑然忽若江岸清風襲人也

弨按二書論次出于宋熙寧之時其字之完闕皆有

次序當取為程式倶前列原文未免漏略今以弨所搨先於側石上得八字仰卧石上得三十字仆石下原存二十三字并不全二字後察出惟寧上得厥土二字華亭上得爽塏埶掩四字其右題名徵字上得岳字徵字下得君字此八字儼然現存合前六十九字何以數百年前諸君竟未之見耶據子厚云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可讀即弨當日同僕仰卧搨出時甚苦滮漫粘置壁間諦審熟揣者累日夜而後得

此八字蓋不敢使古人遺跡等諸過眼煙雲也曩嘗
遍質之字內精鑒東吳顧亭林先生著金石文字記
載云淮陰張弨審訂復得八字可謂毫髮無遺矣茲
欲論其全勢惟據原石上下見存之定位即可揆度
其餘而余所難置者尤在中閒亡失一段據廣川跋
云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即爲句讀之約束定數每
行除上下存者若干又據各本所傳之文填寫湊合
恰當原位無容那移其無證佐不敢妄入者僅闕十

字金山唐人書本存字如去芊西竹法里山陰之類儘可成句亦不輕為引用較前後諸本又獨多矣然不比尋常碑版楚楚易讀故非圖不明非註不悉特依原式完闕斷裂之形臚列於左張力臣書東觀餘論廣川書跋後

按力臣之圖最為有功其原石之大小斷裂之紋痕使千載後覽者恍然在目鉉今依其原圖石之大小及所存之字具於一圖而以其所湊合之文分為一圖其字之不足者仍闕之著於篇首以便展卷即得

鋐又於力臣所遺唐人書本內字湊入山陰二字於瘞

塏之上西竹法里於厥土之上以成全文并度原石之

丈尺别為一圖亦附卷首尚有可取不敢遺棄一字也

今本山重刻横直二種皆全依玉煙堂帖本前後改竄

不同與原石位次參差不合并字體多譌亦列於此以

備對勘

前標題瘞字今刻譌作瘗下有序譌作并序

前題名一行原文華陽真逸譔上皇山樵書十字今

刻前止有華陽真逸撰五字逸又譌作逸㠯譌作撰乃

於銘末插入上皇山樵人逸少書譌增人逸少三字

序首行上於字今刻作於

序次行今刻奚奪下少佘仙鶴三字

序三行原文仙家下是無字下闕三字是我字我下

又一字不完方接故立石字今刻仙家下譌作有直

接立石字應少七字

銘首行原石上存相此等六字下存華表等五字其

間闕十四字當是浮邱著經下半句又余欲無言爾

也何明雷門去鼓三句下便恰合華表句矣今刻作

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多出一句

八字下占雷門二句之位與原石不合則次行唯髣

髴之位亦不合矣又雷譌作玄鼓譌作鼔表譌作衣

留譌作畱形譌作聲義譌作我

銘次行上存唯髣髴等六字下存厥土等六字其間

闕十三字當是徵冥一句又爾將何之一句解化下

半句又闕一字即接厥土惟寧矣今刻以解化接惟寧為句竟參錯損去二句八字與原位相遠況原石惟寧上見存厥土二字蓋未察也又蕩譌作湯銘三行上存洪流等五字下存爽塏等八字其間闕十一字當是重扃一句又左取曹國右割荆門下又闕二字是爽塏上半句今刻重扃下作右割荆門未下華亭察原石華亭上見存執掩二字何以改作未下勢掩上又存爽塏二字何以改作荆門可見各句皆譌矣

右題名一行原文夅字止存上半偏在右下是岳徵

君三字今刻譌作夅山徵士岳譌作山君譌作士

題名二行丹譌作丹

題名三行原文江陰真宰四字今刻下增立石二字

右皆指數可見者不敢略加妄議想因重摹之時不

曾計其位次牽合足成耳

再察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本亦有不同諸句云乃

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靈又作義唯髣

髯歷下華亭奚集真侶董文敏遂依之以刻石輙耕又云以余攷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於上真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陳氏玉煙堂帖正本之此令重刻二種又本之玉煙堂也

又廣東黎尭石并嚴氏有翻刻殘本未睹其全然刻於他處或增減無攷如金山唐人書本已自不同惟刻於本山者後人將信爲真或原石漸至於淪亡或

憚勞不精於搜攷則終不能覩本來面目其爲害孰

甚乎識者其辨之以上五條張力臣辨玉煙堂本錯訛

玉煙堂刻即世所流傳之本也文列於前

奚奪下少余仙鶴三字今按原石地位奚奪下亦或

容不下三字故圖內止添入鶴字

凡神物之在天地間也隱見固有其時而能力而實

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岐陽之石鼓岱嶧之篆刻當昔

時消沉磨滅未嘗不偃仆於煙榛霜草之間一旦有

好事者寶之聚之雖或不無殘缺而人終不敢以譌外亂焉陸放翁云殘璋斷玦以真為貴豈在多邪顧不然與㫊之於瘞鶴銘也既備列五本於前可以一覽較然矣然釋文雖詳而本文未顯究不能與石鼓篆刻彪炳天壤吁可惜也原其要歸仍以重立原石為主請試言其次第盖重立之法宜先以仰面一石側立一石移置寶墨亭上至仆石雖大固曩所曾植者若扶而立之江邊斯稱極快否則俟冬日水涸時

掘其沙土容身可搨再別磨一石依原位行次效宋人之補刻重摹而精勒之亦一快也不然姑將仰靣一石取起可一朝而畢至爲簡易從來遺墨數字即可埀之永遠况此石見存三十字已得首尾之大槩乎誠令此石先得無恙徐圖再摹三十九字與不全二字并宋人補序三十四字合一十三字置於一處則神物復還舊觀一以正前人之謬舛一以啓後來之信從力而實之是所望於博雅君子者也余始於

丁未迄於甲戌垂三十載其間遍遊五嶽較刻諸書故鹿鹿無暇每思各依原形大小摹刻四幅於家園日月逾邁忽至七旬嗚呼余且老矣方苦形神之衰憊老病之相侵無可如何因念玆殷勤細訪亦大費苦心亟重刻此本并力疾雙鈎數紙以待識者且玩而老焉可矣至於石之果能復立耀光怪而吐虹霓他日有望氣者是必遠知神物之所在也 張力臣欲

重立原石論

按自丁未歲張君力臣欲重立原石至今數十年間無人為其事者而滄洲大守乃舁而出之沙石之中不可謂無人同其好也力臣又欲重摹四幅其志甚勤余令欲手摹其文以成力臣之志而龍石未就且謀剞劂之資他日若成當亦快事但恐腕弱無能髣髴古人萬一耳

立石真侶有丹楊外仙尉𤼵郡名唐曰丹陽史遷年表文從楊祭姪帖顏魯公官爵亦然今之仙尉晉邪

唐邪正自待辨朱長文帖攷載云梁普通四年陶弘景書　計偁玉煙翻刻本跋

按丹陽古雲陽縣唐天寳初號丹陽非晉漢之比漢丹楊郡治宛陵晉丹楊郡治秣陵以山多赤柳得名故古本丹楊皆從木也

又按壬辰為梁天監十一年甲午乃十三年即以此銘為弘景書亦當繫之天監中不知長文何據而云普通四年

滄洲太守既出瘞鶴銘於江中以搨本見貽因諦觀累日沉思默想知其用筆蕭洒之妙其鋒頹顇禿固是水汩石泐使然未可以是爲古人秘妙也至於書撰姓氏本無可攷既非右軍亦非弘景即華陽真逸與華陽隱居偶同道號亦祗可懸擬爲弘景之文不當直定爲弘景之書其書者固自署上皇山樵何從知其姓名而一時道流皆各自別銜如真宰仙尉徵君即銘辭所謂真侶是也諸君並高世慕道匿跡逃

名更安可強指其人又其字體參雜篆隷六代皆然即南北分界其書法亦未必不互相流傳何可定爲平陳以後南土始有此結體而諸家議論紛紜余俱未敢深信鈎摹之餘仍採拾舊聞而各識數語於後或譏余曰東觀既有成書廣川亦多緒說此書雖不作可也余曰自古文人各是其說蘭亭聚訟無慮數十百家又何嫌詞費耶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此亦鶴銘之敝帚也好古之士或庶幾覽焉康熙甲午六月

望日退谷汪士鋐記以上凡不註某人某書俱汪太史攷

焦山西南曰瘞鶴巖今淪於山麓亂石中壯觀亭之左曰義之巖宋僧了元詩云朱方瘞鶴右軍奇入石三分記歲時龍躍蛇奔此巖下等閒雷雨恐飛馳京口三山志

此刻爲世瓌寶者千餘年而迄無有定説無有真見大奇以爲右軍者非以爲隱居者亦非葢晉梁二世字形尚古今諦玩皆唐人筆意明明其非二公也謂

之有右軍之奇則可業有右軍之奇亦何必右軍非
右軍也必唐中晚之人無疑惟其書石時隨其高下
或仰面或平立皆懸腕擫筆所以千態百致不可狎
眎山家幽邃又必自為刻鏤所以下筆精神色色呈
露況經江波洗濯石理真成錐沙尤助其奇耳永叔
集古録云獨得六百餘字今按其首尾余所得無百
而大義已可屬何有六百字為且不言六百字果何
說是歐未見真本也蘇有詩王有述近日董宗伯亦

有補書潘有江上山志皆為未見而余獨幸家小阮

為我收録敢託之以為山居之燿

墨林快事

石墨之傳於今有難以驟讀者天發神讖石斷而為

三瘞鶴銘裂而為四又失其腹由是釋文不符覽古

者闕其疑可也移易增益其辭不可也曩在白下得

祥符周雪客神讖碑攷既序而傳之矣淮陰張力臣

乘江水歸壑入焦山之麓藉落葉而仰讀瘞鶴銘辭

聚四石繪作圖縣以宋人補刻字倫序不紊且證為

顧逋翁書蓋逋翁故宅雖在海鹽之横山而學道句曲遂移居於此集中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於性所好斯瘞之作銘理有然者自處士之圖出足以息衆説之紛綸矣力臣名弨精書法嘗為顧處士炎武寫廣韻及音學五書手摹家藏鼎彝欵識遺余惜不營生産歿後盡散失并傳刻槧木悉歸之閩人可歎也 曝書亭集

已上三條補録按汪編載顧元慶瘞鶴銘攷一條蓋

書於所録論辯之後者也其所録大約汪編所收余補録三山志一條則顧所録而汪不載者滄洲先生既出銘石於江中搨之計七十七字較歐陽公所得更多今人何幸而得此也余先此得一本有仲經曹君題跋知為倦圃先生藏本計三十六字其前兩幅又十一字仲經題云此十一字余親至焦山搨得石雖剥蝕而字形猶幸完好特補少司農藏本之缺云此冊先後所搨僅四十七字視今搨尚少三十字而

元本三十六字筆法特見遒健似為勝之石為水泐愈久則字畫愈頽此帖鋒鋩殊未為失不知榻自何年也可云至寶矣光暎識

金石文考略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文考畧卷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倪景寛

金石文考略卷五

嘉興李光暎撰

後魏孝文皇帝弔殷比干墓文

右後魏孝文弔比干文其首已殘闕惟元載字可識其下云歲御次乎閹茂望舒會於星紀十有四日日惟甲申按爾雅云歲在戌曰閹茂又鄭康成注月令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後魏書孝文以太和十八年

十一月甲申經於比干墓親為弔文樹碑而刋之是歲甲戌其訖皆合其未嘗改元而稱元載者孝文以是歲遷都洛陽蓋以遷都之歲言之也金石錄

今在汲縣北十五里比干墓上魏書劉芳傳高祖遷雒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以弔之芳為注解表上之即此文也

此碑字多别構如蔑為蕺敵為㪵菊為蘜實為寔箕子為萁子往為徃厥為㕞遭為𨔵顛為顛辛為𨐋因

爲曰桴爲桲翱爲䎙曳爲曵芙蓉爲扶容葩爲葩漂

搖爲潮颻慮爲熝螭爲蟠畜爲藟帶爲帶訴爲訢雞

爲鵗瀏爲淊俯爲府闔爲闔騶虞爲騶騏隨爲隨巒

爲變吸爲歙闕爲闕睇爲睇不可勝記顔氏家訓言

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

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閒斯風

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

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旁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

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爾後墳籍略不可看
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
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
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今觀此碑
則知别體之興自是當時風氣而孝文之世即已如
此不待喪亂之餘也江式表云皇魏承百王之季世
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謬隷體失真俗學鄙習復
加虛巧談辨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後

周書趙文深傳太祖以隷書紕繆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於世葢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異莫甚於魏齊周隋之世别體之字莫多於此碑雜體之書莫過于李仲璇而後之君子旋覺其謬自唐時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而顔元孫作干禄字書張參作五經文字唐玄度作九經字樣天下之文始漸歸於一矣顧以此碑出於千歲之遠而與孔壁之文蘭

臺之典同什䑛而寶之豈不可笑也哉雖然此碑不傳則唐人正字之功不得而著乎千載也存之以示後人使知趣舍云爾 金石文字記

後魏太公望表

汲縣古朝歌地相傳師尚父舊居也遺碑一表一表在縣治西南隅晉武帝太康十年三月尚父裔孫盧无忌來爲汲令刻石在縣西北三十里廟中北魏孝靜帝武定八年四月立石司農卿穆子容正書 曝書

亭集

水經注曰縣故汲郡治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嘗釣於此也今其文曰般溪之山明靈所託般即磻之異文也

水經注又言縣民故會稽太守任宣白令崔瑗曰太公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義遂立壇祀又言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有太公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爲汲

令立碑於其上此碑是無忌所立無字作无而自稱為太公之裔孫然則崔盧二姓皆出太公其後人之門第可謂盛矣

表云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蓋壽百一十餘歲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尚書顧命稱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為齊侯以太公為康王時卒者非矣開寶中詔修先代帝王祠廟而以鬻熊配文王召公配武王周公康叔配成王太公畢公配康

王盖因此碑而誤三條金石文字記

後魏脩孔子廟碑

李仲璇爲兖州都督脩孔廟建碑事在興和三年史官稱之是時高歡與宇文泰方確鬬關洛而東魏又當遷都之際仲璇乃能改脩孔廟崇尚文儒賢矣碑正書時作篆筆閒以分隸形容奇怪攷古書法大小篆謂之篆東漢諸碑減篆筆有抵法者謂之隸以篆筆作隸書謂之八分亦謂之隸正書謂之今隸亦謂

之楷然則如此碑篆耶分耶古今隸耶 石墨鐫華

右曲阜縣脩孔子廟碑兖州刺史李仲璇撰文并書

孝靜帝興和三年十二月立石杏壇之下碑尚完好

雜大小篆分隸於正書中盖自太武始光間初造新

字千餘頒之遠邇以為楷式一時風尚乖别此江著

作式所云世易風移文字改變俗學鄙習炫惑於時

者也曩觀太原風峪高齊時鐫石柱佛經亦多類是

斯亦穿鑿失倫矣仲璇魏書有傳自兖州還除將作

大匠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曝書亭集

魏書李仲璇傳除車騎大將軍兖州刺史仲璇以孔子廟墻頹有頽毀遂修改焉即此碑也其文一行之中有篆有分有隸有草雜亂無倫而或者以為奇然則作詩者亦當一句騷一句漢魏一句選一句律而後為奇也此愚之所不解也引禮記梁木其摧作良木尤誤 金石文字記

後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

猛龍為魯郡太守郡人立碑而頌之正書虬健已開歐虞之門戶碑首正書大字十二尤險勁又蘭臺之所自出也猛龍不見史冊據碑諱猛龍字神冏而金石錄有劉乾碑諱乾字天魏人名字如此亦異矣石墨鐫華

右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建自正光三年其得列孔林者以當日有興起學校之功也吾於是乎有感孔子之道若日月然萬物宜無不向照乃或叛而之佛老何與盖誅賞者治世之權聖人者是非所從出也

春秋之作所以誅亂臣賊子者至矣天下之人非者常多是者常少懼無逃於聖人之誅獨佛老以無所可否之言暢其清淨寂滅之旨為恒情所樂聞而聖人者亂世之所惡也元魏之俗事佛尤甚斬山以為窟範金以為像九層之臺萬金之液竭民力事之及其既成靡不刋石勒銘以紀功德斯時也又安知聖人之道哉猛龍為西平武公軌八世孫方晉之朝士崇尚莊老獨武公在涼州徵冑子五百人立學校春

秋行鄉射禮而猛龍克循祖父之教脩聖人之學於舉世不為之時使講習之音再聞於闕里噫可傳也余留大同問拓拔氏故都觀所鑿佛宫穹碑巨碣已無存者而斯碑在孔氏之庭歴千年不壞雖更歴千年知莫有徙而去之者此余所為感也嗚呼為政之君子可以知所務矣　

漢魏碑多隸書此獨楷書而筆法古勁酷似鍾太傅非後代可及姓名不可攷矣書法高古中復有秀逸

之致為後來楷字之祖碑雖糢糊細翫神理猶可因

畫沙而知錐之銳也 魏儒魚䟦

後魏温泉頌

正書 今在臨潼縣

北齊磨崖報德碑

天保六年釋仙書

北齊平定州磨崖碣

皇建三年

北齊少林寺碑

正書　今在本寺大殿前刻佛像與相里寺碑製略同書法甚劣齋作褎金石文字記

北周豆盧恩碑

史恩附兄寧傳曰永恩今據碑蓋以字行耳碑稱保定二年贈柱國大將軍涪陵郡公史稱贈少保幽冀等五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謚曰敬似當以碑為正碑在咸陽恩墓前隸書令尹王公家瑞求得之余摹一

紙多不堪讀而王公所刻金石遺文尚存强半蓋從

碑下錄之耳　石墨鐫華

右周少保豆盧恩碑康熙歲戊子觀於移堂潘氏書

屋恩本前燕支庶姓慕容氏與兄同州刺史封楚國

公贈太保寧先後立功碑云恩字永恩北史後周書

俱缺其名止書其字永恩附見寧傳惜也後幅漫漶

不能卒讀矣字文建國用蘇綽盧辯輩議禮謚法不

輕假人即宗子維藩弗隱惡德如晉公護曰蕩齊王

憲曰煬衛王直畢王賢曰剌趙王招曰僭陳王純曰惑越王盛曰野代王達曰熭紀王康曰厲丙豆盧兄弟或易名以昭或易名以敬誠厚幸矣稼堂曰昭乎哉子之言也盍書之於是乎書

北周西嶽華山神廟之碑

八分書　万紐于瑾造　趙文淵書　天和二年

碑在華陰縣西嶽廟中

碑文万紐于瑾造趙文淵書按瑾唐瑾賜姓史稱其

著碑頌數十萬言此其一也而文辭殊無超拔其稱趙文淵云雅有鍾王之筆筆勢可觀宇文泰時命文淵與黎季明等刋定六體嘗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梁主稱之又以題榜功增封邑除郡守後雖外任每須題榜輒復追之竇息賦云文淵孝逸獨慕前蹤至師子敬如欲登龍有宋齊之面貌無孔薄之心胷然則文淵書在當時固自知名此碑天和二年造正其書路寢等榜後也故官稱趙興郡守云碑字小變隷書

時兼篆籀正與仲璇孔廟碑同亦褚河南聖教歐陽蘭臺道因之所由出也江陵景福寺碑不知存否此則完好無一字磨泐固文淵之幸哉文淵史避唐祖諱作文深石墨鐫華

右周天和二年脩西嶽碑趙文淵隷書當南北分爭之時即此文章字畫足以見其景像此古人所以擬金石之刻猶人之面貌也然是碑好事家罕收簡翁能搜之淵泉其勿輕以示人哉蒼潤軒帖跋

其結銜曰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宗治内史臨淄縣開國公万紐于瑾造此文車騎大將軍儀三司縣伯大夫趙興郡守白石縣開國男南陽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余所見碑譔人書人列名者始此其陰爲唐刻華嶽精享昭應之碑而左右旁各有題名别見於後

万紐于瑾者唐瑾也後周書本傳時燕公于謹勛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

結為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賜瑾姓万紐于氏又云封姑臧縣子以平江陵功進爵為公而不言臨淄者史闕也李昶樂運傳並云臨淄公唐瑾

又曰趙文深字德本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唯文深及冀儁而已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

游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退棄文深慚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榜餘人猶莫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蹟也其書歷官與此碑悉同其以淵爲深者避唐諱耳

又達奚武傳武之在同州也後周改華州爲同州時屬天旱高祖勑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

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靈奥嶽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嶮絶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嶽上藉茅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高祖聞之璽書勞武賜雜綵百匹授武以保定三年出為同州刺

史天和三年轉太傅則此碑正其在州時立也四條

金石文字記

攝山棲霞寺碑

此碑江總篆章霈書霈隋文帝時人金陵六朝遺刻惟始興安成二碑在花林田中此雖陳時所立然初本燬於會昌後又重立而石復斷僧人契先再依古本寫之則今立於殿廡者是已碑内言明徵君初居此與度法師講經遂捨宅為寺繼而欲造無量壽佛未成而

沒子仲璋繼之又言朗法師在寺梁帝遣十僧受法又言蕭盼遁跡玆山死葬法師傍又言楚靳尚神受戒則今山頂有廟者是已但蕭公之墓都不可尋而遺刻益已剥盡則江總持所謂辭題翠琰字勒銀鈎賢於樂餌過客宜留者亦有時而泐耶

棲霞寺碑文及銘梁尚書江總持撰至宋沙門懐則始集右軍書勒之石亦聖教序遺法也結體極婉潤逼真第鈎摹處不得其行筆之妙耳總持江字佛弟

子阿難為總持第一故云祝京兆游栖霞詩所謂宋刻梁文江令字者是也總持平生好佞其佞佛亦爾已落綺語障中是何功德哉

弇州山人稿

正德丙子余以應試始至南畿若清涼牛首靈谷雨花臺及聚寶門外諸勝處無不游而攝山則未一到嘉靖癸卯歲得交於雲浦盛君君雅有棲山之志寄余棲霞二大字圍竟五尺許妙甚然無書者姓名或是蔡君謨筆甲子之歲偶得棲霞寺碑乃陳韋霈書

後為宋僧懐則翻刻字畫全擬懐仁集右軍書體而篆額題刻云僧有朋暇日雨牕因手製成冊是歲乙丑九月霜降後三日謝湖老懶漫記於嘉趣堂珊瑚網

棲霞寺江令碑署名陳侍中尚書令宣惠將軍叅掌選事菩薩戒弟子江總持王阮亭尚書遊攝山記稱此碑書法弈弈不減聖教序又云江令名總史不稱以字行而此署總持豈後人重書筆誤耶余於康熙甲午寓棲霞寺數月遍覽諸石刻寺僧為余言江令

碑自王公稱之搨者甚衆固知名家鑒賞之足重也

署字之疑自當從闕　心齋筆記

僧智永千字文

有項元汴記

又寶墨軒本有徐渭朱之蕃李待問曹溶孫承澤魏

裔介張陛諸跋

智永傳其家逸少法無一筆不合此刻於大觀間精

良可寶也南部新書永居長安西明寺寫千文八百

本但是律名調陽乃真跡葢草聖名字似吕故俗本誤作律吕調陽徐散騎亦誤為吕夫以閏餘對律名是其義也今本正作名字　石墨鐫華

智永書圜勁古雅無一筆失度妙在於藏鋒斂態耳余少時任尚書郎曾見絹本真跡於山陰董氏妙墨深入膚理滃鬱欲飛真神物也生時一字敵五萬今當不知何如耳　弇州山人稿

智永嘗書千文八百本散在江南諸寺今尚有墨跡

存世宋大觀中薛氏以長安崔氏所藏真跡刻石極其精善余所收乃當時舊搨不待驗律名及有方綱摹字而知其妙也董思白云智永為虞世南之師作永師書當思永興用筆乃不笨鈍作永興書當思永師用筆乃不板結

智永千文在宋原有善本歐陽文忠所見本有後人妄補者遂去二百六十五字蔡君謨猶曰未能盡去豈歐陽公未見善本耶則薛氏之功大矣記二條銷夏

陳明府脩孔子廟碑

陳明府名叔毅字子嚴陳宣帝子爲曲阜令修孔子廟仲孝俊爲文樹此碑碑書亦頗有漢魏分隸法而集古録金薤琳琅俱不載唯金石録有之且都元敬謂隋碑少傳自云嗜好垂三十年止得皇甫君龍藏寺姚辯志江夏磚墖記四種皇甫碑唐刻以是觀之都才有三種余所收乃四碑并常醜奴誌李淵記爲六而皇甫智永不在其中安得起元敬於九原而詩

示之 石墨鐫華

觀此碑有五善焉隋帝平陳能内消猜忌外破形骸

帝子王孫量才擢用一善也叔敎以宫掖昬脆知民

社爲何物而不甲小官效官盡職二善也富貴華靡

未嘗問學而解宗孔氏祗虔致俾與泮水靈光並永

三善也曲阜北疆乃知崇隆亡陳之裔依依思舊四

善也守内雖平亂形已兆乃知浮慕文字華銘佳守

彪炳翰林五善也世人鄙隋爲閏位文爲俗主而其

所注曆明主治世𢧐莫及焉是宜好古者之時有取也八分雖小有致而醇雅之度已失十七反出唐諸分之下存之以備一代之製耳　墨林快事

安喜李使君碑

奉天鄉人掘得此碑樹之上官村廟前余過覯擱二紙隷書亦自遒逸而碑頗完使君涼武王之後祖景超員外散騎侍郎父通逸使持節東南道都督狄道縣開國子季父琰之出牧荆郡使君仕開府儀同三

司使持節卭州諸軍事卭州刺史安喜縣公開皇十六年辛十七年樹碑皆歷歷可讀而獨闕使君名按使君與唐同宗官亦不卑隋史無傳遂不可攷使君祖父季父獨琰之見魏書耳因知史官缺略如此類者不可勝計也 石墨鐫華

歷代三寶記

費長房撰　和尚滿德立

龍藏寺碑

正書　張公禮撰　開皇六年　碑在真定府龍興寺

右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不著書人名氏字畫遒勁有歐虞之體隋開皇六年建在今鎮州碑云太師上柱國太威公之世子左武衛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恒州諸軍事恒府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奉勅勸獎州人一萬共造此寺其述孝僊云世業重於金張器識逾於許郭然北齊周隋諸

史不見其父子名氏不詳何人也

右隋龍藏寺碑齊張公禮撰寺已廢此碑今在常山府署之門書字頗佳第不見其人姓名爾碑以隋開皇六年立而張公禮猶稱齊按周武帝建德六年虜齊幼主高常齊遂滅後四年隋建開皇之號至六年齊滅蓋十年矣公禮尚稱齊何也二條集古錄

龍藏寺即今真定府龍興寺碑尚存碑書遒勁亦是歐虞發源但碑立於開皇六年是時齊滅已久而張

公禮尚稱齊官何也又碑稱造寺者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使持節左武衛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恒州諸軍事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史傳逸之遂無所攷 石墨鐫華

右隋龍藏寺碑齊張公禮撰而不著書人名氏集古錄謂寺已廢碑在常山府署之門常山即今之真定余近以使事過之聞府治東二里龍興寺有古銅佛一軀崇七十二尺閣之覆者崇百有三十尺與太守

同年李君往游其間見殿前一古碑其趺已沒土中讀之乃公禮文蓋寺在隋名龍藏歐公謂寺廢寺碑在常山府署蓋未嘗親歷其地故誤書耳 金薤琳琅

真定府治東龍興寺隋龍藏故址也寺剏於開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立石齊開府長兼行叅軍九門張公禮撰文恒州齊亡後入於周周又亡入於隋而公禮仍書齊官君子不忘其故國於稱名見之矣流傳宋太祖曾幸其地寺重建於乾德元

年龍興之額所由更也然歐陽子著集古録稱龍藏寺已廢遺碑在常山府署之門則嘉祐間碑猶在寺外也今入門有殿殿北閣五層廣九楹崇十有三丈中奉觀世音像高七丈三尺臂四十有二土人目為大佛寺碑亦具存而終南山釋道宣撰神州寺塔録鋪叙佛像顧不及焉何哉若夫隋之碑存於今者寡矣裝界而藏諸也可

曝書亭集

碑為隋開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立

而其末乃云齊開府長兼行参軍九門張公禮撰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盖君子之能不降其志而其時之人亦不以為非也其書踐阼為踐祚何人為河人伽藍為伽藍懐為壊五臺為吾臺則理之不可通者疑為後人模刻之誤又宋歐陽公集古録云龍藏寺已廢此碑今在常山府署之門此嘉祐八年所書而龍藏寺乃乾德元年建據文忠集録之日碑尚不在龍興此其徙置之由已不可問惟其大書齊

官則必非後人之所加也余攷顏之推仕歷周隋而其作家訓猶謂梁為本朝蓋同此意其時南北分疆興亡迭代為之臣者雖不獲一節以終而心之所主見於稱名之際者固較然不易如此然則令人之不及古人者豈獨書法之陋文字之訛而已哉

金石文字記

隋人龍藏寺碑其書方整有致為初唐諸人先鋒可存也至碑立於開皇六年齊已久亡而張公禮猶稱齊官書者不以為嫌當時不以為禁此尚有古道尤

可紀也 鏞夏記

皇甫君碑

正書 于志寧撰 歐陽詢書 碑在西安府學

金石錄謂常得誕墓志又得此碑與北史及隋書參攷以正史氏之謬又謂碑於墓志所述亦有不同墓志今不得見碑在陝西西安府學不甚缺壞盖歐書中之得意者也 金薤琳琅

皇甫君名誕歿於隋而碑立於唐以子無逸貴也于

志寧撰歐陽詢書王元美謂比之信本他書尤為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余謂其勁而不險特用筆之峻一變晉法耳可為楷法神品碑舊在鳴犢鎮今在西安府學戊子余君房督學作亭覆之丙申亭圮壓碑中斷碑故剥二十餘字至是又亡其五十餘字余所收乃未斷時搨本深寳惜之石墨鐫華

率更書皇甫君碑比之諸帖尤為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石刻在西安雖小剥差可誦耳皇甫君名誕

仕隋死於漢王諒之難者邱典殊不薄後以子無逸貴於唐始克樹碑噫逝者有知能無麥秀之歎乎弇州山人稿

九成宫銘王書家牛耳舊矣今石已經洗改不如此皇甫明公之碑在信本中最爲妍潤所惜剥漫者多工匠不欲示人以闕節文就字遂不可讀余收遠搨未裝之紙手自依行間而葺之其壞者存其空地倚其上下而承接之粗足見其大槩此石尚可爲不完

中之完器也此石立於隋日乃公少年所書宜其文采之流麗而神情之暢適與其暮年老筆奉勑矜持者不同也況皇甫公以開業之元臣狥狂童之大難事可篤倫文應行遠又與一方之奇一夕一旦之娛者徑庭學古又當覽其全而甲乙之也

墨林快事

右歐陽詢書醴泉銘與皇甫君碑詢本在隋末稱能書入唐為太宗寫九成宮愈翩翩自許然詢亦王褒之類也故誕因歐書留名至今而詢竟以筆札喪節

今二本並裝一函觀者因書法而愛名教可也蒼潤軒帖跋

題曰隋柱國左光祿大夫弘義明公皇甫府君碑銜曰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上柱國黎陽縣開國公于志寧製銀青光祿大夫歐陽詢書皇甫君以仁壽四年九月卒而不書立碑年月按舊唐書于志寧傳貞觀三年累遷中書侍郎太宗命貴臣殿內宴怪不見志寧或奏曰勅召三品以上志寧非三品所

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即加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陽縣公則此碑貞觀初立也其不書年者不以隋臣而蒙唐號也

隋字作隨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王知敬李衛公碑高宗李英公碑天后順陵碑于敬之華陽觀王先生碑裴漼少陵寺碑皆然當日金石之文二字通用自司馬温公作通鑑以後始壹用隋字而水經注湞水東南逕隋縣西隨字作隋則知

此自古人省筆之字謂文帝始去辵而爲隋者未必

然也

杜氏通典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宫總萬機下令

曰依禮二名不偏諱今具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

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避此碑中有世子

及民部尚書字　三條金石文字記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裔大小皆合

宜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展至筆陣圖則疑非

真再傳為于文為廟堂碑確守繩墨稍廣拓非歐不能余嘗評歐書化度第一皇甫碑與温恭公伯仲臨池積年必領其妙余幼不學書酷喜蒐歷代金石覽此益重自棄之歎 清容居士集

隋光禄大夫皇甫君碑唐于志寧文歐陽詢書骨氣勁峭法度嚴整論者謂虞得晉風之飄逸歐得晉之規矩觀此其振發動盪豈非逸哉非所謂不踰矩者乎初學者師此以立本而後入虞入永入鍾王有所

持循而成功不難也 東里集

皇甫君隋人而碑則立於唐歐陽詢書其筆帶有漢人分法是率更得意書王元美云比之諸碑尤為險勁是伊家蘭臺發源信然蘭臺道因碑筆筆帶批得之家學也 銷夏記

左光祿大夫姚辯墓誌

正書 虞世基撰 歐陽詢書 大業七年

右隋左屯衛大將軍姚辯墓誌銘虞世基撰歐陽詢

正書誌稱辯精於邊事屢立大功盖老將也其官至大將軍而死謚恭公爵亦尊矣而隋史不為立傳向非率更之書後世不復知有辯此古人墟墓之文所以必託之名筆豈無意耶 金薤琳琅

為子禱疾疏

此唐高祖也記稱鄭州刺史李淵為男世民目患先於此寺求仙蒙仙恩力其患得損敬造石碑像一鋪

願此功徳資益弟子李淵一心供養後署大業二年

正月八日按是時太宗才九歲耳而史稱高祖為譙隴岐三州刺史不曰鄭州此亦可以証史之闕 石墨

鐫華

金石文考略卷五